補紅樓夢/第四十二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四十一回　大觀園荷露共烹茶　藕香榭彩蓮群賦景

補紅樓夢
第四十二回　大觀園中金盆蟋蟀　怡紅院裡錦盒蜘蛛
嫏嬛山樵
1813年

第四十三回　秋爽齋重陽群賞菊　怡紅院除夕共聯詩

話說平兒自鐵檻寺中回來，過了幾天，便依然搬過榮府這邊來住。

時已九月初旬，一日桂芳在秋爽齋家塾中唸書，驚鴻來請吃午飯，兩個便同回怡紅院來。行至沁芳橋邊，只見塞鴻躲在那太湖石背後，蹲在那裡瞧什麼呢？桂芳看見了，指著問驚鴻道：「他怎麼在那個地方就解手麼？」驚鴻笑道：「他那裡是解手，他在那裡掏促織兒呢！」桂芳笑著搖手道：「你不用說話，待我去嚇他一嚇。」說著，便躡著腳步悄悄兒的走了過去。

驚鴻笑道：「那是何苦來呢，又嚇他作什麼呢？」因叫道：「塞鴻姐姐，桂哥兒來了。」塞鴻聽見，回過頭來，看見桂芳兩個，說道：「你們還不吃飯去，又跑到這兒來做什麼呢？」驚鴻笑道：「你怎麼不吃飯去，就跑到這兒來做什麼的，你可掏著了幾個好的沒有？拿出來給我看看呢。」塞鴻道：「才剛兒掏著了個上好的黃麻頭，送到家裡養著呢！我聽見這裡還有一個叫，故此又到這兒來掏的，誰知掏了半天總掏不出他來麼。

桂芳道：「你掏著了的，放在那裡呢？我先和你瞧去，等吃了飯，再來掏這個罷。」

於是，三人一起回到怡紅院中，桂芳就要先瞧促織兒。驚鴻道：「你先吃了飯，慢慢兒的再瞧罷，我們有好幾個呢！」

於是，桂芳忙忙的吃了飯，便下來催著驚鴻等吃飯，道：「你放在那裡呢？你們吃你們的飯，等我自家先瞧去罷。」塞鴻道：

「你莫去，我們都收著呢。你看不打緊，不要給他都跑了呢。我們吃了飯就拿出來給你看就是了。」桂芳道：「既這麼著，你們就快些吃罷。」玉簫笑道：「你催狠了，把他還噎死了呢。

桂芳笑道：「我給你澆上些湯就吃的快，又不得噎了。」說著，把一碗雞筍湯給他兩個倒在飯上，驚鴻等笑著，二人吃完了飯，嗽口喝茶，婆子們收去傢伙。

塞鴻便搬出四個盆子來，一個一個的揭開了看。玉簫道：

「叫驚鴻姐姐把他的也拿出來，兩下鬥了看那才有趣兒呢！」

驚鴻便也去掇了四個盆子出來，道：「這裡頭有紫簫兩個呢。」遂也揭開了看過，驚鴻便揀出一個紅頭黃牙的來，給塞鴻兒剛兒掏出來的黃麻頭兩個去鬥，都放在鬥盆裡，拿草棋子輕輕撥轉，兩下對頭，鬚眉豎起，張開兩牙便鬥起來了。兩下咬了一二十口，驚鴻的紅頭掇轉身子敗走了。塞鴻的黃麻頭便站住不動，「趨趨」的一連叫了三聲。桂芳道：「有趣，有趣！你再放兩個下去鬥鬥看呢！」驚鴻道：「我這是揀了個好的出來的，還輸掉了呢！那幾個越發不配了，後邊的傾城們，秋爽齋的荷珠們，蘅蕪院的彈棋們，他們都養著呢，明兒叫他們都拿到這兒來鬥。」桂芳道：「我也要養幾個呢，你們就替我先弄兩個，再教他們外頭也弄幾個來。我給蕙哥兒、鬆哥兒他們說了，他們也是要弄的，等多弄他些，我們大家來鬥，那才有趣兒呢。」塞鴻道：「你到學裡去罷，等我們給你養下幾個就是了。」

於是，桂芳到家塾裡去了，便告訴蕙哥、薛孝哥等養促織的話。大家聽見了，都說有趣，我們都弄他幾個，大家玩兒。

到了晚上，各自回家都弄了盆子，大家養起來了。桂芳又教外頭小廝們弄了好些進來，挑選了幾個用雕花戧金的舊盆子，養了七八盆，教驚鴻等照應餵食。早晚自家瞧看，

放出來自家挑鬥，鬥敗了的就撂掉了，一連挑了五六天，共挑了四盆出來。

總起了名字，安上牌子，約了大家，明日在怡紅院中來鬥。原來薛孝哥、順哥兩個也養了七八盆，蕙哥、鬆哥、祥哥、月英都各人養了幾盆。這日賈環知道他們鬥促織兒玩，因他們平日讀書做文都還用心，便由他們玩去，反放了他們半日的假。

於是，各人的丫頭都把盆子撥到怡紅院來，平兒、馬氏、秋芳也都到這邊來看。寶釵接著說道：「我們從前倒都沒弄過這個玩意兒，不知道他們怎麼著就知道的。」馬氏道：「嫂子，你不知道，外面專養這個的人開個閘兒，鬥上百上千的輸贏呢。

到了臨末了兒，將軍圓盆還唱戲賀喜呢！」秋芳道：「我們哥哥他就好養這個東西，三嬸娘家裡自然也是常養的。馬氏道：

「我們哥哥頭裡一年要養兩百盆呢，到了臨了也不過只得一兩盆圓盆。他在這個上頭也花掉了好些銀子呢，這些年來久沒養這個東西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怪不得，他們怎得知道的呢，原來有你們這兩個行家在這裡呢。」馬氏道：「你們把盆子搬過來，秤過了分兩，配起來才好鬥呢。」於是，用戥子逐一秤了，號上分兩，配勻了。

先是薛孝哥的給蕙哥的鬥起，兩下都放在鬥盆裡，孝哥的是個紫頭黑翅，蕙哥的是個黑頭灰翅。兩個張開黃牙咬起來了，一連鬥了二三十口，那紫頭回身就走，黑頭追上，紫頭復又張口來鬥，又咬了幾口，那黑頭兩牙鉗住紫頭往外一提，把那個促織兒直拋出盆外，那盆裡的黑頭便「趨趨」的叫了。大家都笑說道：「好利害，你看他得了勝就自鳴得意了呢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他叫的也不過是『誰敢來』的意思。」於是，又挑了祥哥的一盆上來，與月英的鬥了一回，卻是月英的贏了，那祥哥的促織兒連腿都迸掉了一隻了，大家大笑。又該是桂芳的與薛順哥的兩個鬥了，這兩個鬥了半天，卻是桂芳的贏了。又輪鬆哥的給薛孝哥的兩個鬥，卻是孝哥的贏了。

一連鬥了二三十場，打敗了幾十個，只剩下孝哥一盆、順哥一盆、蕙哥兩盆、桂芳兩盆、月英一盆，鬆哥和祥哥的七八盆都敗了。孝哥的一盆給蕙哥的又鬥了一場，孝哥的也輸了；又給順哥的兩下一斗，順哥的也輸了。桂芳的又要給他鬥，蕙哥道：「我這個一連鬥了五六場了，我不教他鬥了，我拿那一盆給你鬥罷。」遂將這盆收過，又把那一盆放下去，與桂芳的去鬥，仍是蕙哥的贏了。桂芳又把那一盆放下去鬥，卻是桂芳的贏了。桂芳又給月英的鬥了一回，月英的也輸了。桂芳道：

「我這個算是個將軍了，蕙兄弟的也是個將軍，咱們兩個將軍來拼他一拼罷。」蕙哥道：「使不得，這會子都是強弩之末了，自古說『兩虎相鬥，必有一傷』，這會子算是疲憊之際，不要弄的兩敗俱傷，那又何必呢？總是給他養兩天再鬥的好。」

正說著，只聽玉簫在外說道：「蔣奶奶來了。」寶釵等回頭看時，只見襲人帶著兩個孩子，還跟了一個丫頭進來，逐位的請了安。平兒笑道：「你早來這麼一會子就好了，我們這些促織兒才剛兒鬥完了呢。」襲人笑道：「這個玩意兒倒很有趣，我們頭裡都沒有大弄過，只有他們小丫頭們弄一兩個玩玩就是了。」寶釵便教他到上房裡面，和平兒、馬氏、秋芳等一起坐著說話兒去，教兩個孩子和哥兒、姐兒們在外面玩罷。原來襲人生了一個女兒叫做綠雲，今年十一歲了，生的比襲人更加嬌媚；一個兒子叫做瑤華，今年八歲了。蔣玉函已經死了三四年了，襲人這幾年以來，常到榮府出入。因蔣玉函已死，遺留下有兩三千金，家內無人，把要緊的東西都寄在寶釵這裡，遇有事情，俱要榮府照應一切。適才先見過了王夫人，便到怡紅院裡來的。平兒等坐著談了一會，便各自帶了孩子們回去了。

這裡寶釵便留襲人在怡紅院裡住了，晚上孩子們都在面前說笑玩耍。寶釵道：「你家兒子今年八歲了，也念了三四年書了，我們桂哥兒可問問他讀的什麼書，寫的什麼字？你又可以教教他了。」襲人道：「他能念個什麼書，我又沒知道書的人，也只好由他瞎胡鬧去罷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家綠雲姑娘，長的越發很好了。」襲人道：「這是托太太的福，他倒還罷了。」

寶釵道：「他倒也還像你這麼性格溫柔，言語沉靜，將來倒很好的呢。」襲人道：「太太既說他好，我明年叫他來在這裡伺候，想諒太太也不能叫他當粗使的丫頭，只學著做些細事罷了。

「寶釵笑道：「那是什麼話呢？」襲人道：「我是實心實意的話，跟著太太才學的出人來。太太凡事指點教導他，我就感恩不盡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這個話說在那裡，真是笑談的話了。

「襲人道：「連就是太太肯教他伺候，不過算賞我的臉了，到底還沒盡我報效的心呢！」寶釵笑道：「等明年沒事的時候，常時給他在這裡來住著玩玩，沒事我還可以教他做做針線，這原可以得的，若說做丫頭，那卻使不得。」襲人道：「那粗事原不要他

做，不過倒茶裝煙，那原算不了什麼事。」因叫：「綠雲，你聽見了沒有？」綠雲走過來道：「我聽見了，明年過來伺候太太，倒茶裝煙我都會的呢。」襲人道：「今兒先給太太磕了頭，太太才收你呢。」綠雲答應，便過來給寶釵磕頭。

寶釵忙拉住了，笑道：「你這孩子就很好，我倒是疼他的，做丫頭斷乎使不得。瑤華呢，我不要他姐姐做丫頭，我倒要他做丫頭呢。瑤華，你肯不肯？」瑤華笑道：「我又不是個女人，怎麼做丫頭呢？」說的大家都笑了。於是，襲人在園子裡又住了幾天，才帶了孩子們回去了。

光陰捻指，早又到了臘月中旬。賈璉在南京安葬事畢，回轉京都，到了家內。先見了邢夫人回稟一切，然後過這邊來，見了王夫人。大家相見了，說說金陵事情，路上光景。正說著，只見外面人來回說：「黑山莊莊頭烏進孝的兒子，送東西來了，在外面磕頭請安，有個稟單在這裡，請太爺們看呢。」賈璉聽見了道：「他們年年總要到這時候才來，再不肯早些來的。」

說著，便要接稟單出去，賈環道：「二哥你才回來，歇歇兒罷。我出去看他怎麼說就是了。」說著，接過稟單看了一看，就出去了。王夫人道：「你這一路很辛苦了，早些回去歇歇兒罷。

「賈璉答應了，便回到自己屋裡，與平兒、薰哥、月英們說話去了。

話休絮煩，早已又過了新年。春來夏往，荏苒之間，不覺又是七月新秋，這年是初六日未時立秋。大家都在秋爽齋閒話，平兒道：「今兒什麼時候立秋？」馬氏道：「聽見說是未時，這會子也該差不多兒了，鍾已早就打過十二下了。」平兒便叫拿過表來看時，針已指到午正四刻十四分了，因說道：「剛剛兒的要交未時了。」正說著，只聽自鳴鍾「當」的打了一下。

寶釵道：「交了未時了，你們都看秋罷。」李紈道：「『梧桐一葉落，天下盡皆秋。』你們留心看梧桐就是了。」平兒道：

「這麼著，叫素蘭和他們大家在屋子外頭看去，等落下葉兒來，就快些送上來看就是了。」秋芳道：「近來人的詩，有兩句很好，又恰合這會子的情景。」寶釵道：「是那兩句呢？」秋芳道：「小婢拾將梧葉去，也從閨閣報新秋。」李紈、寶釵齊道：

「實在好的很，真是清新俊逸之句。」馬氏道：「二嫂子，你教這些傻子在外頭等梧桐落葉兒，知道他多早晚才落呢？」月英道：「叫他們拿東西去打下他一個葉兒來就是了，又何必等呢？」蕙哥笑道：「那打下來的也算不得落的，你的主意兒倒也好呢。」

原來襲人的女兒綠雲，從春天就在怡紅院住了一個多月才回去。到了六月，又來在這裡住著，還未回去。他見素蘭們一起人都在外面等梧桐落葉兒呢，他便一個人繞到屋後去瞧，等了一會，只見那棵梧桐樹上微風過處，竟飄下一個葉兒來。他便連忙上去拾了藏著，繞到前頭，進了屋內，拿出梧桐葉兒來，送了上去。大家都說道：「好啊！他們都還在那裡傻等呢，你是在那裡撿來的？」綠雲道：「我到屋後頭瞧去的，沒多會兒就看見掉下這個葉兒來，我趕忙的撿了藏著進來的呢。」李紈道：「這個姑娘伶俐的了不得，原也是巧拙不同，卻也難得這麼湊巧的很呢。」寶釵道：「明兒才是巧節呢，他今兒倒先得了巧了。」秋芳道：「乞巧倒不得巧，不乞巧倒偏得巧呢。」

馬氏道：「乞巧倒也是個好玩意兒呢。

桂芳聽見了，便說道：「咱們年年怎都沒聽見過乞巧麼，那書上說穿針乞巧，瓜果金盤，這麼些東西，我都沒見過呢。

「秋芳道：「這都是女孩兒的玩意兒，原是閨中兒女之戲。」

蕙哥道：「這麼著，我們和妹妹們今年也學著乞個巧兒玩玩罷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乞巧是今兒晚上，並不是明兒的事。」平兒道：「該怎麼樣給他們學著玩

玩也好啊！」寶釵道：「那穿的是七孔針，這會子也沒這個東西，只好擺列瓜果，焚香祭拜雙星。然後各人用小盒子一個，裡面放上一個極小的蜘蛛在內，供在桌上，等明兒早上開看。

如裡面結成小網有錢一般大的，便為得巧，也還有結網不圓不全的，又次之也還有全然不結網的。」李紈道：「既這麼樣，你就教他們備辦起來罷了。」寶釵遂教玉簫、紫蕭兩個去吩咐外面備辦了瓜果、供獻、香案之類進來，再備雕漆小香盒十來個來。「你們是乞巧的人，須要把蜘蛛預先尋了來放著，只要小綠豆兒大，越小越好」。

於是，桂芳、月英等各帶了丫頭們在園子裡，四處遍尋，尋了來便各自放在各自盒子裡頭，號上了人名，是桂芳、蕙哥、鬆哥、祥哥、禧哥、月英、綠綺、綠雲共是八人。到了晚上，將香案抬至簷前，上面羅列金盤瓜果，香花繚繞，燈燭輝煌。

八個人獻酒，對天跪拜，然後各將香盒供上。大家便在院內乘涼，馬氏道：「既祭牛郎織女，也該奏樂侑觴才是。」秋芳道：

「這卻也該呢。」遂教人去取了笙、笛、鼓板過來，大家輪流唱了一會，直到三更方散。

到了次早，桂芳見天初亮便起來了，到了各處把眾人都催了起來，梳洗已畢，都到怡紅院中。大家來齊，便到昨兒所供簷前香案上面，把各人的盒子拿了過來。打開看時，只見桂芳與鬆哥的兩個盒子裡面有蛛絲結網並未結成，蕙哥、祥哥、禧哥的盒裡全然沒有蛛絲。鬆哥道：「都是桂哥哥，今兒起的太早，把人都催了起來，趕著打開了看，也沒等他結的成，要是遲些兒再開了看，可不就結的完全了麼。這會子就算是很巧，也到底還算不得巧呢。」平兒道：「還有他們三個盒子沒打開呢。」因又將綠綺的揭開看時，也沒有蛛絲。又將月英、綠雲的兩個盒子揭開看時，只見裡面卻都有錢大的蛛網，結的齊全圓密。大家都來看了，齊聲說：「好。」李紈道：「這才算的很巧呢。本一這乞巧都是女孩兒家的事，這兩位姑娘將來都是巧的。這月英姑娘，他姐姐就是個巧的，今兒他又得了巧了。

這綠雲姑娘，他昨兒就先得了巧，今兒倒又得了巧，可不都巧的很了麼。」大家都笑說：「不錯，不錯，真正是巧極了。」

李紈道：「今兒是七月初七了，科場只得一個月了，你們也該預備下場的事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可不是，明兒桂小子和蕙哥兒弟兄兩個，還有薛家孝哥、史家遺哥，甄家芝哥都是同年的，他們也都捐了例監了。明兒考的時候都會在一起同了去，彼此都有個照應。你們也該會會他們，大家商量商量呢。」蕙哥道：「我們前兒還在甄老伯家，都會見的，他們也說要約我們呢。我們這五個人明兒先要會會談談文章，將來要天天在一塊兒呢。」

於是，桂芳、蕙哥便約會了甄芝哥、史遺哥、薛孝哥商量下場之事。平兒、寶釵也把他們下場的東西，都預備停妥了。

到了八月初六日，便派了四個家人跟了桂芳、蕙哥約會了甄芝哥、史遺哥、薛孝哥，五個人在一塊兒尋了寓處住了。初七日夜裡進了頭場，到了三場已畢，十六日便一起回到家內，大家接著。王夫人道：「好，你們都辛苦了，都好好兒的家去歇著罷。」

桂芳、蕙哥各自回到自己屋內，便先把文章抄出來送與賈環去看。賈環道：「都還罷了，到底是桂芳的好些。」到了晚上，賈政、賈蘭都下了衙門，桂芳、蕙哥兩人又把文章送上去看。賈政先看了，便說道：「你們年紀都還小呢，有這個樣兒也就罷了，將來總不止如此，功名很不用愁的。」因遞與賈蘭道：「我看這文章竟都還可以巴結呢，你看一看瞧。」賈蘭接過來，看了一遍道：「蕙兄弟的文章很可以巴結得中，桂兄弟的文章不但中，只怕中的名數還要高呢。」賈政笑道：「便不能這麼樣，也總可以有望就是了。你們都好好兒的歇著，聽信去罷。」桂芳二人答應了，便下去各自家回自屋裡去了，要知幾時發榜，兩人中是不中，須待下回，便知明。